



Silhouette

诗露

爱不释手系列

恋恋穹苍

New Lease On Love

雪嫩·韦芙莉 著

白忆梅 译

SHANNON WAVERLY



外文出版社

FOREIGN LANGUAGES PRESS

爱不释手系列之六

恋恋穹苍

NEW LEASE ON LOVE

作者:Shannon Waverly

雪嫩·韦芙莉 (美国)

译者:白忆梅

Silhouette

外文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13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恋恋穹苍/(美)雪嫩·韦芙莉著;白忆梅译.
—北京:外文出版社,1995
(禾林罗曼史丛书·爱不释手系列;六)
ISBN 7-119-01728-4

I. 恋… II. ①雪… ②白… III. 长篇小说-美国-现代 IV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4)第 14824 号

(本书获得加拿大禾林图书公司的版权许可)

恋恋穹苍

雪嫩·韦芙莉(Shannon Waverly) 著

白忆梅 译

责任编辑 贾先锋

*

外文出版社出版

(中国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)

邮政编码 100037

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1995 年(36 开)第一版

1996 年第一版第二次印刷

ISBN 7-119-01728-4/I·369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01-95-131

定价:5.80 元

恋恋穹苍

New Lease On Love

出版日期：1996 年 1 月

原著：雪嫩·韦芙莉 (Shannon Waverly)

译者：白忆梅

责任编辑：贾先锋

外文出版社推广发行部独家发行

外文出版社与禾林图书公司合作出版

外文出版社：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

Silhouette, 诗露, 及 Couple Device 商标为加拿大商禾林图书有限公司注册所有。

非经著作权人同意, 任何人不得重制、抄袭或转载本书全部或部分内容, 或有其他侵权行为。

本书情节、人物皆属虚构, 如有雷同, 纯属巧合。

著作权所有 翻印必究

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under arrangement with
Harlequin Enterprises BV

01995/32

主要人物

骆秋霞：二十六岁的专业热气球飞行师，栗发灰眼，承租松岗滑雪场边缘地，经营热气球飞行业务。秀外慧中，活力洋溢，性情执著，积极引导谭尼克父女重建人生。

谭尼克：棕发褐眼，相貌出众，主视专断，为成功的金融家，曾经历破碎婚姻及丧妻之痛，久久无法摆脱过去的阴影。

谭凯娣：七岁，尼克之女，任性娇纵。在一次意外中重伤致跛，对康复治疗极为排斥。

伍 齐：秋霞的房东，开明善良。经营松岗滑雪场，邀尼克入股合作以挽救经营危机。

伍裴丝：伍齐之女，为秋霞高中同学，与尼克约会交往，勤于家务但见识平庸。

骆来利：秋霞之兄，学校教师，热忱且善解人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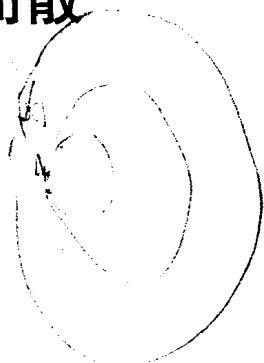
咪 咪：骆来利之妻，医院护士，协助凯娣康复治疗。

天高情更长

骆秋霞

剪一片蓝天肩上披
绣几朵白云饰新衣
从不曾这般的悦己者容
情 在九霄飘逸 等你
凌云笑看俗世间 凡尘几何
就算征服七重天 难掩孤寂
从不曾这般的万里圆梦
你 拨开云层与我 同醉卧

一 不欢而散



“这算什么合约书！”骆秋霞不悦地将那些平滑的纸张一把丢掷在餐桌上。她的房屋承租约总是在每年四月换约，且一续就是一整年。但这次居然只能续一个月。

她重读房东伍齐先生所附上的便条，上面不过告诉她，他的松岗滑雪场短时间里会有些变动。而她所承租的房子就位于场区的边缘地带。房东以他一贯潦草的笔迹续写道，“别担心，继续做你的事，事情很快就会稳定下来。”

秋霞的疑惑逐渐转为焦虑。倒不是因为伍先生透露的讯息，而是松岗目前处于某种困境，她想知道究竟出了什么事。

眼前的咖啡顿时失去了兴味，她起身将它倒进污水槽里。屋外阴冷的风中雨雪交织，无情地肆虐惨绿的草地和早已狼狈不堪的喇叭花、水仙花。尽管时间已入四月，冬天在此地——麻州北部山区依然顽强不屈。

由于气候不良，秋霞已取消今天早上的热气球出租。这是一项冷门且不易经营的行业，近来她常怀疑自己究竟还能再支撑多久。这项营生最多只能维持住生活的底限，这使得二十六岁的她感到沮丧不已。她并不希求财富，只图能自给自足。但眼前的事实是，如果她没有其

他的兼职收入来补贴的话，她的“逍遥游”热气球生意早在几年前就会无以为继。

假如在别处开业也一样无济于事。她忧心忡忡地陷入冥想。过去六年来，她所付给伍先生的租金极少，特别是相对于房子之大，益发显得租金低廉。有九个房间，她把其中一间改装成办公室，另外还有一间库房正好可以贮藏器械设备并作为维修场所。同时租约中也准许她利用一片面向公路的草地作为气球升空场地，并在路边架设广告牌。

秋霞独钟那片草地，不只因为靠近住处和办公室，更因为它正对着那条通往松岗，车辆络绎不绝的公路，是个绝佳的宣传位置。驱车经过的滑雪游客不大可能错过她的广告牌，而当和风将热气球吹送至斜坡上空时，也每每捕捉了游客翘首好奇的目光。

秋霞知道她不可能再找到比这里更合适的场地。但尽管租金如此低廉，她的财务状况依然吃紧。每当遇到像今天这样天气恶劣的日子，她总觉得自己已行至人生的十字路口上。或许是该放弃以热气球营生的梦想，重新开始某种务实的行业？但唯一的问题是，她热爱她现在所做的工作。自从十二岁那年祖父带领她进入

热气球的领域，迄今她不曾想过要从事任何其他行业。

壁钟的鸣响将她唤回现实，提醒她该去接咪咪了。现在是三点半，咪咪在医院的轮值工作差不多该结束了。咪咪是她的嫂嫂，稍早从医院打电话来要秋霞去接她下班，她的车子今天送修，而丈夫骆来利下课后要参加教务会议不能顺道过去载她。

她打开壁柜寻找适合今天天气的外出装备。从医院接了咪咪之后，她们还要到保姆家接九个月大的贝丝，然后再去一位朋友家接回咪咪另外两个男孩。像来利和咪咪这么忙碌的人，实在不应该养三个孩子，他们居然没有被搞得精神分裂，真是不可思议。秋霞摇摇头，顺手把她的绿色塑胶遮雨罩从衣架上抽下来。

实际上他们的家庭生活相当美满，常常使秋霞心生羡慕。她自己还无法安定下来，大部分的精力仍须投注在事业上。她希望在“逍遥游”稳固之后才考虑终身大事。母亲在寡居之前从未外出工作过，而后生活的剧变令她身心俱创，久久难以调适。

然而照眼下的情况看来，秋霞自忖到她能够安定下来时，必定也已青春不再了。她所赚

的每一分钱似乎全又投资在采购装备、扩充场地上，再不就是用于广告、保险和维修等方面。她原先估计今年将是转亏为盈关键性的一年。去年营业颇有起色，她辞去了市场收银员的兼职。然而今年并没有出现她所预期的景气，且营业状况之差，尤甚于恶劣的天气。

当此之际，这份一个月到期的租屋合同不啻雪上加霜。她肯定要回过头，重接下收银员的工作，或许再另兼一份女佣的差事——尽管她并不十分情愿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或许她早该如此调整自己的生活，毕竟自从她妹妹茱蒂结婚搬出去以后，这屋里即显得过分安静。

秋霞在橱柜里翻寻她的长统靴，想到屋外遍地积雪便觉得厌烦。她只找到一双栗色的胖靴，原先和这双靴子搭配的长外套已被她丢弃了。在衣着打扮上，她哥哥一向封她为家中的“自由派”，经常地，当她无意中瞥见镜子或玻璃中的自己时，也不得不为自己的衣着感到泄气。现在穿上遮雨罩的她，看上去像是张满帆的三桅式帆船，而脚下的靴子则活像树桩。她今天脂粉未施，且由于天气湿冷的关系，头发也蓬乱卷曲。她像跟谁呕气似地用力拉上帽兜，然后往门口走去。

医院位于村缘沿山谷而下几英里的地方。秋霞先从室内将她的吉普车开进屋后那片用来作为停车场的空地，雨雪如针刺而下使她略缩着头，然后猛踩油门冲进风雪中……

到达医院停好车后，她快步冲上医院大门阶梯，冷不防肩膀撞上入口厚重的玻璃门，而门里正好有个人要推门而出。“对不起！对不起！”她连忙向那人道歉，边伸手拨开沾在她前额和两颊潮湿的发丝。

“没关系。”

这男声出奇的温厚、深沉，使她不禁抬眼寻视声音的主人。谭尼克没有穿雨衣，她猜测他大概是来此探望病人的。她微笑着，希望从笑容中再次传达歉意。

她用力跺脚抖掉靴上的泥泞。然后从背袋中摸出纸巾擦干脸。此刻她和他共站在这狭窄的入口。“真受不了新英格兰这种天气！搞不清楚究竟是冬天还是春天！”她说这话时感到有些局促不自然。

“有人说过，四月是最严酷的月份！”他以一种在风雨天与陌生人一起暂避风雨时，多半会表现出来的友善态度接着她的话。

“我知道，是英国诗人乔塞说的，对吧！”

“也许吧！”他微笑着耸耸肩。

他的不置可否，反而令她发觉那句话不是出自乔塞，而他却知道真正的出处。她使劲往记忆中搜寻可能的答案，他则转过身子注视着风雪，无意继续交谈。

她把手中的纸巾丢进垃圾箱时，偷偷地从旁打量他。他有着令人惊异的俊美，那是一种令人目眩而不易设防的魅力。她感到轻微的晕眩。他身材结实颇长，至少六英尺高，有着栗色浓密的头发和深褐色晶亮的眼眸。他有挺直俊秀的鼻子，线条坚定引人遐思的嘴唇，以及造型美好略带棱角的下巴。尽管他的外在是如此惹眼，但真正让她心动不已的，是他周身散发出一股难以言喻的气质。她从未对任何人有过如此强烈的感觉，她忘情地注视着他，喉头有些发干，咽了咽喉咙，这才发觉自己的失态。她倒没发觉对方已注意到了。他似乎隐身于一个完全封闭的自我世界里，陷入深深的沉思冥想而与周围毫不相干。她感到一股莫名的失望，便推门而入，留他独自沉思。

“嗨！秋霞！你今天来这里有事吗？”接待小姐正放下电话，招呼她。

“嗨！卡洛！我只是来接咪咪。她还没下班

吗？”

“嗯！要进去吗？”卡洛指向身后那条标有“物理复健”的走廊。

“不了，我坐在这里等就行了。”

秋霞在拥挤的候诊室里找到唯一的空位，她身旁的位子没人坐，但上面放着一件暗灰色的长大衣。她猜衣料是克什米尔羊毛和纯棉混纺而成，看上去做工精致、高雅且昂贵。

她拉开雨罩拉链并往两边敞开，露出胖胖的黄毛衣、黑色的两片裙和露在栗色靴子外的一截黑色紧身袜。她觉得她身上的色彩之多不差于她的任何一个热气球。她随手取来一本《家庭生活》杂志，随便打开其中一页。

“对不起，借光！”一个熟悉的声音轻响起。

秋霞抬头一看，发现她刚才撞到的那个陌生人正注视着她恣意伸展的脚。“啊，抱歉！”她把双腿收拢在椅子下方，感到面颊一阵温热。她提醒自己不需要为此脸红，挡住别人的过道并不算太失态。或者，脸红是因为“别人”是那位在入口短暂邂逅的人，而他现在就坐在她身旁。

秋霞想把她的注意力放回杂志上，但马上就发现她一个字也读不进去。为着某种原因，她

的心思不断转移到身旁的这个男人身上。

她偷偷斜睨着他，他正在阅读《商业周刊》，她突然感觉他的注意力由手中的杂志转移到她身上。一股陌生而难受的热流自体内升起，透过她的皮肤向外扩散，仿佛能把她的塑胶雨罩融化似的。

尽管她坐立难安，但有件事仍令她不禁哑然失笑。几年前她和咪咪在一处私人旧物拍卖场买了一本名为《情欲迷思》的旧书。她记得她们飞快看完那本颇具争议性的小说后，还兴致勃勃讨论书中的主题，即女人对于性爱放肆大胆的幻想与男人殊无二致，例如可以在公车上，可以和坐在走道对面的男子……

那时候咪咪已和来利结婚且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。而秋霞也有大致固定的交往对象，虽然她仍不时会以影星汤姆·谢立克为对象，做一些限制级的白日梦。她们都被书中的激情所吸引，却始终不曾有过足够的胆量，去亲身体验当中自由浪漫的性爱情节。她们都是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，在任何遐思绮想中，总少不了小提琴和月光。

于是她们的结论是，只要能在街上、公车上或任何地方，遇见一位令人一见钟情、只惊

鸿一瞥便留下永恒怀想的男人，就算不虚此生。咪咪说她有过，“但是我以最快的速度嫁给他了。”她笑着补上这么一句。

秋霞隐隐有种被欺骗的感觉，她从未享有过那样动人的经验。她约会过，也曾对一些熟人产生过好感，有时或许还称得上是爱意，但却从不曾与人有过惊心动魄的艳遇，仅仅为着最初的一瞥而意乱情迷——一如咪咪所描述的那样。

直到今天，直到刚才那场意外的相遇。

她由眼角细细逡巡他紧扣杂志的双手：强壮，洁净，干练，手指修长，骨节嶙峋。她注意到没有婚戒，这倒是不寻常。像他这样的男人大多已有家室，难道他离婚了？

她也喜欢他恰如其分的穿着。通常她对衣履光鲜型的男士并不感兴趣，但对他却有迥然不同的感受。光洁的白衬衫配上栗色领带，外罩黑色条纹毛衣，下着剪裁合度的墨色长裤，显示他个性中一丝不苟的性情。她喜欢这些衣服——特别是穿在他身上——尤其是那件毛衣。它的样式寻常普通，但不显轻率随便。的确，这男人的性格中怕是没有轻率的成分。他做什么都极刻意，他绑的鞋带、头发的分线、毛衣袖

口的反摺……处处显现斧凿的痕迹。

他慢慢转过身，直视秋霞的双眼，一边眉毛略拱起的弧度，静静传达出他的疑问，神情透露着严肃。

秋霞慌忙将视线移回杂志上，心跳突突。他对她严肃的一瞥，使她顿然明白自己前十分钟里的荒唐。绮情幻想美则美矣，但绝不该在此时此地。她不该放任情思漫游，而更糟的是，他竟一眼看穿她的心思。

她立刻起身离开。当经过柜台时，她结结巴巴告诉卡洛：“我还是进去找咪咪好了。”

咪咪工作的复健室位于这栋建筑物的侧翼，里面备有各式各样看不出用途的康复器材。秋霞看见咪咪时，她正俯向一个坐在器械上的小女孩，那器械看似脚踏车。

“嗨！秋霞！”咪咪露出护士特有的温馨微笑，“再等五分钟好吗？”

“没关系，不急。”

生有一头红发和满脸雀斑的咪咪，又俯身去调整出力监测器。“我可以停了吗？”那孩子神情黯然地抬头望着她。“差不多了，凯娣，你做得很好。”咪咪以手势示意另外一位护士来接替她的位置，然后走开。